

## 调皮捣蛋的福克纳

小饭

除了写作，福克纳做事表现得很懒散，当然都以失败告终。

1921年福克纳是大学邮电所的所长。这个所长没事老是喜欢偷看群众邮递出去的信件以获取别人的隐私。没多久这事就败露了，“全世界最低劣的邮电所所长”被撤销了职务。

福克纳喜欢吹牛，而且他吹牛之后就那些被他吹嘘的事情全当了真。

矮小的福克纳年轻时一心想参军，但是身体条件根本达不到美国征兵时的要求。他绞尽脑汁，最后还真是被他钻到了空子——他假借一位英国朋友的身份，操了一口不纯正的英国腔，最后混入了美国空军。但没多久战争结束了，他压根没来得及去欧洲。不过这不妨碍他编故事，他说自己是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脑袋里还有金属块”——他是光荣退伍的。这谎话即便是面对亲朋好友，他都不改口。

与此同时，福克纳始终怀疑海明威在欧洲和非洲勇敢的战斗经验，同他自己的“光荣退伍”是一回事，于是他在一篇书评中阴不阴阳不阳地讽刺了对方几句。这让硬汉海明威大光其火。相差不过两岁的美国文坛双子座没有成为好朋友。客观地说，是福克纳先惹的事。

当福克纳成为了一位有份量的作家后，他就不满足于吹牛这件事情了。福克纳虽然性格内向，但是却是一个十足的捣蛋鬼。一手把福克纳扶持起来的文坛前辈，舍伍德·安德森一生恐怕是一个二流作家，至今被人提起也通常是在有关福克纳的生平传记中。福克纳跟他的老师开了一个非常过分的玩笑：学着老师的文风并署了他的名字，写了一些下三烂的文章到处发表。这些四处发表的烂稿子让安德森屡屡被人追问：“先生，您是否生活上遇到了什么问题？”福克纳晚年有人向他提及此事，他一笑了之，没有表现出任何内疚和自责。

“坏小子”福克纳一生中虽然爱过许多人，但只有一个叫做埃斯特尔的老婆。这一点和海明威也是两个极端。



给 ChatGPT 起一个中文名。为已经有外文名称的新工具起名，可以采取

## ChatGPT 可译“千烩”

汤啸天

者将以以上三者结合起来等方法，力求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特征鲜明。而且，在给 ChatGPT 起名的时候，应当注意避免褒贬倾向。有人主张称 ChatGPT 为“先智道”“查特”“巧姐”“才高八度”等，这类名称显然褒义色彩较浓；也有人建议给 ChatGPT 起名“聊天狗”，取“Chat”之中释意和“GPT”的 G 之谐音，的确通俗易懂，但“聊天”并不能反映

ChatGPT 的特性。至于有人提出将 ChatGPT 命名为“狗屁通”，似有不雅之感，明显不可取。

我觉得，可以将 ChatGPT 称之为“百烩”或者“千烩”。第一，“百”与“千”表示数目多，引申义为所有的、众多的。用“百”或者“千”以表征 ChatGPT 以海量数据池为基础的特征，通俗易懂。第二，“烩”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其生成内容的能力，这

就像口语中所说的烩菜、烩饼、烩面、烩饭，都是在原有食品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新食品。第三，“百烩”或者“千烩”的读音上口，字面含义直观。“烩”谐音是“汇”，有汇合到一起的意思，也有博学多才、敏锐之意；“烩”的谐音之二是“会”，可以理解为 ChatGPT 无所不知、什么都会；“烩”还与“惠”同音，也可以理解为给各方面带来实惠。总之，“烩”的三个谐音都有利于对 ChatGPT 基本特征的理解。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一年一度，暑假又到了，忙了半年，如释重负。有人羡慕教师，一年两长假，三百六十行，哪行有如此待遇。有人问我，你准备怎么度过？我的回答是四个字：“吃、喝、玩、乐。”

吃。吃最要紧。三年前，听真权威说，最重要的是增强免疫力，于是，每天蛋类奶类，鸡鸭鱼肉，崧泽小鱼小虾，连皮带壳。还有新鲜蔬菜，和露入锅，青葱欲滴，煞是诱人！更有苹果蓝莓，蜜瓜橙子，从不缺席。故即使平时很少戴口罩，亦无打针吃药等防范措施，硬是至今未阳，吃是真功也。暑假里发扬优良传统，当以摄人为先，岂不快哉！

喝。吾乃俗人，不谙茶道，绿肥红瘦，黑茶白茶，有茶即饮。假期乃小聚之好时光。或纸扇轻摇，品茗啜果，俄乌美日，高谈阔论，或推杯换盏，耳热腮红，说今论古，谈笑风生。虽无东坡居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之雅趣，亦有聊斋画鬼斥魅之乐趣。“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岂不快哉！

玩。游戏乃人之天性。平日作息紧逼，不得已跟着内卷，暑假有大块时光任我调度，不玩何为？已应允毕业旅行。本届学子在校四年网上三载，唯入学前率众行走越州大地，深感亏欠。这次前往苏锡常南，张謇故里，言子墓地，柳如是闺阁，坡仙终老之地，“眷此邦之多君子也！”人劝我，天大热少出为好。吾笑曰：天大热人大玩，此玩家之境界也！

不日，将偕五浦教师庐山疗养，庐山乃避暑胜地，当年李杜元白多少诗人皆留下千古名句，更有斗诗之传统。某年高考引苏东坡赞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而批评徐凝的“一条界破青山色”为“恶诗”，要求考生判高下。坡仙之诗评为“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东坡素宽容，何以此句如此刻薄？决定亲到现场，看个究竟！

当年只有大人物可以享受

的行宫，而今我辈亦可住上几天，享用那绵绵静日，习习凉风，岂不快哉！

乐。幸福乃人生追求之终极目标。“吃喝玩”当然是乐事，然更快乐的还是读书写字的精神享受。此祖先赐予后人之大乐也。宋真宗《励学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虽曰功利，亦是实话。翁森《四时读书乐》却实实在在超功利的，其中春夏两首，有句云：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假期毕竟大多居家。拟读两本书：梁任公《新民说》和秦晖《共同的底线》。梁秦百年之隔，皆我敬重。两书曾置于床头，闲了翻翻，浮光掠影，这回仔细研读，定有收获！此外，还准备把初中语文书通读一遍，研究如何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

有最大收获。书法乃我之所爱，从小就立志做书法家，也曾折笔毁砚，发誓不再挥毫，一弃十载。后终究经不住诱惑，重操旧业。荒废已久，功力半废，家做不成了，做个书法爱好者吧。每当新生入学，寄一页手书祝词，以激励弟子。又，常随口答应索字之请，欠下“手债”。趁假期练笔，方拿得出手。颜真卿的义薄云天，欧阳询的壁立千仞，王铎的汪洋恣肆，文征明的挺劲秀美，皆我曾临过，乃至真草隶篆，都要重温。如此算来两个月的假期不够用了！只好鸡鸣即起，秉烛夜读，“卷”它一“卷”也！岂不快哉！

如果还有几分闲暇，那就再做我的“鲁迅批评”。曾夸口同齐某教授，抓紧写出，恐怕又要“食言”了。

## 斜风细雨不须归

耿忠平（中国画）



的丝丝书香。

书香因一个人的沉吟而起，也因眼前这座四合院结构的书院兴盛而浓，已悠悠飘荡了八百余年。跨过湖上石桥，迈入书院大门，我徘徊于讲堂、藏书阁、祠堂、享堂，轻扣古意漫漶的门窗、雕刻与陈设，摩挲门边悬挂的“精忠贯辰极，道派雄古今”对联，书香似乎越发浓烈，甘醇如积年佳酿。这个有湖湘学宗之称的大儒和因他而兴的书院，将书香从南宋与明清的时空穿透而出，令我如坠梦幻中，久久沉醉。

大儒是南宋张栻。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乡的身影：面容悲戚，扶着父亲张浚的灵柩踉跄南行，到泔水边的罗带山下，眼睛蓦然一亮，沉吟之下，决定违背父亲去世前要求将其葬在衡山脚下的遗嘱，改葬于此。张浚与岳飞同为抗金名将，罗带山也便与西湖一样“青山有幸埋忠骨”。张栻曾随长期被秦桧贬谪长沙的父亲生活，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与训练，15岁便成为饱学少年，登上长沙城南书院高朋满座的讲坛。后来，他又奉父命，前往衡山拜大儒胡宏为师，学业更一日千里。正准备精益求精，攀援学术巅峰时，父亲遽然而逝，张栻含悲扶柩南下，因得与罗带山和宁乡结缘。将父亲安葬后，张栻在罗带山下丁忧三年，

一个人成就某项事情，多不乏偶然因素，所谓契机即指此现象。比如被文学评论界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的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如果不是在他未满16岁那年，进入坐落在秘鲁首都利马的《新闻报道》社工作三个月，他是否会与文学结缘，并成为知名世界的作家，还真不可知。

略萨初进报社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奉命采写一篇“使道巴西新任大使递交国书的情况”的消息。略萨后来回忆道：“那一夜，我大概没有睡觉，一直等着我那变成铅字的消息。”翌晨，他等不及赶到报社，先去家附近报亭买了份当天的《新闻报道》。看到自己写的消息稿见报，他兴奋地喊道：“我是个记者啦！”

半个月后，主管问略萨，治安版编辑病了，你是否愿意过去接替？略萨知道“报导重大犯罪行为为事实”的治安版是《新闻报道》最吸引读者的版面之一，他欣然表示愿意。就是这一选择，略萨走近了被他称为“地狱里的公民”的治安版创办者也是主管贝塞里塔，并师从他经历了一段“那个时期的冒险生活”，且“也为能够加入这支队伍感到自豪”。所谓“地狱”是指贝塞里塔的工作要与利马“最坏的歹徒和利马黑社会中最凶狠的罪犯”打交道；而“公民”是指贝塞里塔“是个不知疲倦的劳动者，他对自己的职业有一种没有节制的狂热和专注”。总之，略萨跟随贝塞里塔工作，更多地看到了利马社会的另一面：恐怖、残酷、卑鄙。

多年后略萨说，他“有点怀念那个因为在贝塞里塔指挥下工作才得以窥见的地下世界”。显然，这“窥见”的过程对略

又潜心治学。罗带山的清幽与泔水的澄碧给了他无限灵气，他或沉吟或吟哦，理学思想更为成熟，撰写了多部煌煌之作，将已仙逝的老师胡宏之学说发扬光大，确立了湖湘学派的地位。而后，张栻应邀前往岳麓书院主持教事，知行结合，八年间培养了大批弟子。其间，远在福建的朱熹还带上学生“往从而问焉”，岳麓山一时英才云集，成就了“朱张会讲”的盛事与佳话。从罗带山升腾而起的书香，悠悠袅袅，漫过泔水、湘江，飘向大江南北。张栻和胡宏师生二人，也成为湖湘文化璀璨的双子星座。在张栻心中，自己的根早已非出生地四川绵竹，而是湖南宁乡。1180年，为国事忧虑成疾的他辞世后，其弟遵遗嘱将其护送回罗带山，安葬于奔腾的苍碧间。他终于能日夜陪伴自己的父亲。

书院与数十里外的岳麓书院呼应，书声如澎湃

萨来说，不啻是一种社会观察及无意识的“创作元素”积累。所以三个月后为了继续读书，他感叹离开《新闻报道》社“那份冒险的工作”和“那有文学味道的东西以及我遇到的那些好友而感到非常难过”。略萨日后那部轰动拉美的“爆炸文学”代表作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里面写到的毒龙般的社会，多侧面描绘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秘鲁的社会情状，就来自略萨当年的“窥见”。

不过就创作而言，给予略萨更多重要影响的，当属比他大五岁的治安版同事卡洛斯·内伊。在略萨的印象中，内伊“既敏感又聪明，他对文学怀着巨大的爱，文学对他来说，的确意味着是某种比他为之全部献身的新闻要更深刻和集中的东西”。略萨也因此视内伊为自己的“文学引路人”。当时内伊已发表过诗歌，他会给略萨朗诵诗歌、介绍作品，还送给略萨一本法国著名哲学家、作家萨特的中篇小说集《墙》。略萨说：“从这本书开始，我就同萨特的作品和思想建立了一种对我的爱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系。”略萨还感谢内伊让他了解了此前“一直不知道的在那个广阔的世界里存在着的作家和作品”，并使他领略到“文学的丰富多彩”。

当时略萨认定并期待“卡洛斯·内伊总会在什么时候出版一部向世人展示他那巨大才华的诗集”。但结果却因内伊“缺乏信心”，被“悲观主义情绪”笼罩，最后失去进取心，在躺平中虚掷了时光。倒是走进《新闻报道》社的略萨，日后在文坛大放异彩。可见契机确实青睐有准备的人。

的泔水湘水，激荡着湖湘大地。悠悠书香里，更多经世致用的湖湘人物继张栻而起，如夏夜群星，绚烂了耿耿银河：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宋教仁、蔡锷……多年后，我徘徊于南轩书院的青石板甬道，似乎仍依稀感受到了这些星座灼人的光芒。

穿过书院，登上半山腰，瞻拜苍松环抱的张栻墓后，回望山下，千里村舍俨然，炊烟袅袅，泔水如带，沃野葱绿，山河如湖湘学说的终极理想一样静美。我想，这是张栻之愿，也是一代又一代在他书香熏陶下崛起的湖湘俊杰之愿。恍惚间，我又闻到了那穿透时空的书香。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山乌龟，生命力顽强，也特别好打理，只需要每周浇一次水就能长得郁郁葱葱。捧着一颗像大土豆的山乌龟，我把它安置在了靠窗的一个大花盆里。一转眼过去了好几天，我几乎都忘记了它。

有一天，当我在窗前远望沉思时，一低头惊讶地发现这个土球的顶端长出来六七条暗红色的茎脉。我在窗前拉出几道铁丝网，然后像牵着刚出生婴儿的小手一般，把这些暗红色的触手放在了铁丝上。山乌龟的茎脉越长越长，等到它们触碰到窗户上的玻璃时，它们就开始贴着玻璃爆出了一片片椭圆形的绿叶。那些绿叶层层紧挨地密布在玻璃窗上，像极了童年时对着阳光的一张张绿色糖纸。

初夏的午后，一阵微风经过，这面有三米宽的天然绿叶墙，好像活了起来。微风掀起那层层叠叠的绿，透过来星星点点的太阳光，让我想起那个躺在一望无际的草海里，举起一片翠绿色的叶子看着天空的少年。感谢你，山乌龟，草叶中的力量是伟大的。山乌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初心。

## 十日谈

不一样的暑假  
责编：郭影 史佳林

古典音乐的乐友，从高一的暑假开始，就开始穷烧。